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師古曰此

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班固

滋



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

注

嚴安者臨舊人也以故丞相上書曰臣聞鄒子曰

師古曰

政教文質者所以成教也

師古曰

時則古曰非其有易則易之

師古曰

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

師古曰

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

師古曰

使有文章重五味方文於前以觀欲天下

師古曰

之使其彼民之情見美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四下

卷一百一十四下

卷一百一十四下

卷一百一十四下



則不可贖師古曰足也民難本而微末矣師古曰微要求也音工堯反末不

可徒得徒師古曰徒空也故措紳者不憚為詐帶劔者夸殺人以為矯

奪師古曰奪人也而世不知媿故衰軌浸長師古曰夫佳

麗珍怪固腹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激

日采飾也師古曰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

也師古曰師古曰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

為民知師古曰師古曰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

其性情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

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陽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孳

師古曰蕃多也遂成也民不夫厲和之至也師古曰臣聞

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

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師古曰伯讀曰霸

並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

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

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

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師古曰

擊言其眾多也介胄生蟣虱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

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

兵鑄以為鍾虡師古曰虡懸鍾者也解示不復用元元黎

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師古曰言天

下既免戰國



之若若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師卿使秦緩刑罰薄賦歛古

生而秦皇反為虐政以殘害也師卿使秦緩刑罰薄賦歛古

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師古曰調

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調諛者眾古師古曰調

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其以北攻彊胡

辟地進境師古曰辟讀日關師古曰關師古曰關

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

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

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

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

也縣宿兵於無用之地師古曰宿留也師古曰宿留也

被甲丁文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掘死者相望及秦皇

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師古曰陳起也師古曰陳起也

項梁舉吳田儋舉齊師古曰項梁舉也師古曰項梁舉也

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

之吏師古曰長官謂師古曰長官謂

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伯玉張晏曰

也師古曰言其稱師古曰言其稱

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其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

之疆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即降羌魏略歲州建城

邑張晏曰歲州建城師古曰歲州建城

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曰燔其龍城

師古曰燔其龍城師古曰燔其龍城



與音反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業也今中國

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敵國家師古曰累非

所以子民也師古曰子謂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

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其休而復起師古曰挈

音女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

劍矯箭控弦師古曰矯正曲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

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地事煩而慮生令外郡之地或幾

千里師古曰幾音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地孟康曰言其土

制其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謂侯之牧郡守警若佩帶

帶在脅旁附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

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用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

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

甲其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

也師古曰言不可盡後以安為騎馬令師古曰主天子之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

師古曰屬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選師古曰博士

太守聞其有異才召見軍其奇之與交結軍

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為謁者

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

也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



謀慮臣師古曰誌軍上對曰山開諸君德樂舞后功異

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氣屏較葦與鳥魚羣古

曰改薦也成長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

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告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

安生也言隨畜牧易故居不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

大將軍秉鉞單于韓幕師古曰奔字票騎抗旌昆邪右枉

曰抗舉也右枉從中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

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誅賢縣賞待功師古曰缺

同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功師古曰罷謂不

也刑於字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言成也履衆美而不足懷

聖明而不擊師古曰言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服

曰三宮明堂辟雍臺也鄭氏封禪之君無聞焉師古曰

禪之君不也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及臻六

合同風九州共歡以待明聖潤色禮業傳師古曰

光飾故周至成玉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

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

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禮祭地也祭天則燒獻享之精交

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明也而異獸來獲宜矣昔

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

師古曰謂伐紂時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曰



饋謂充也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

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以吉神祇宜以白茅於江淮

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職貢三脊茅為籍也張晏曰江淮

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

使著事者有紀焉官也紀謂史也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曰

飛象諸侯畔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本德也舟木

登舟象諸侯順武王紂異武王也臣瓚曰時論者未以周

為本殷為水也謂武王代殷而魚入王舟象征而必獲故

曰瓚也師古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各

以類推令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

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

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斯

拱而送之耶師古曰拱手也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

元符後數月越地及泗水有率眾來降者時皆以軍

言為中師古曰中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師古曰行

偃矯制師古曰矯詐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師古曰鑄

之法師古曰法也還奏事徒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

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

民類之可也師古曰類與專湯以致其法不能誅其義有

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

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愛辭造命類已







知矣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繯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

師古曰行音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延前棄

繯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日

悅當發使使匈奴師古曰漢朝欲遣軍自請曰軍無橫草

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

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師古曰行下駕下

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

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師古曰下外官師古曰外官竊不勝憤述

外官謂非侍備之臣也不足以充師古曰音拉竊不勝憤述

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

廼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北內諸侯軍自請願受

長纒必羈師古曰言軍逐往說越王

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詔師古曰說賜南越大臣

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

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

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必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統羣書

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召見

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喬董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師古曰

戶師古曰音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

日華音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



欲與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

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又王襄欲宣風化

於眾庶聞王襄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

詩師古曰中和者言此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選好事者

今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

中汜音凡曰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

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襄

既為刺史作頌師古曰頌也又作其傳師古曰頌也

徵襄既至詔襄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襄對曰夫荷旃被

義及師古曰義及者益州刺史因奏襄有軼師古曰軼上廼

義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師古曰純絲也謂織為縉帛之

也詩美黎吟糗者不處與論太牢之滋味服虔曰換即今之熬

米麥所為者音自九反又音昌少反今臣僻在西蜀師古曰僻生於窮巷之

中長於蓬茨之下師古曰蓬茨以蓬蓋無有遊觀廣覽之

知師古曰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師古曰顧反不足以塞厚望應

明指師古曰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師古曰抒猶泄

記曰其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師古曰記服虔曰其春正月此五始

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是為五始共讀曰泰

在乎審已正統而巳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

舍者而功施普師古曰趨普博也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



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斲極應如斲斲健勞

是也說文音口如斲及至巧治鑄不將之撲清水碎其鋒

師也古音曰斲而內水中以堅越斲斲其斲出南昌故曰

越也師古音曰斲而內水中以堅越斲斲其斲出南昌故曰

反也若慧記書塗以師古音曰斲而內水中以堅越斲斲其斲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諭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性

巧者也師古音曰斲而內水中以堅越斲斲其斲出南昌故曰

也師古音曰斲而內水中以堅越斲斲其斲出南昌故曰

策師古音曰斲而內水中以堅越斲斲其斲出南昌故曰

巨駕則旦至故曰來旦師古音曰斲而內水中以堅越斲斲其斲

張晏曰王良氏無與字伯樂一音灼曰把音勸謂也師古

日參驗左氏傳又國語孟年思侯陽而得伐王逸云孫

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余據公持人考其年代不相

自樂則言天之良字也與求曰世本韓文侯也師古曰

然則言御者耳非加其精也也縱馳騁騫忽如景靡亂馳也

驚之使靡也光過都越國如歷塊言其速疾之甚塊音

口內追奔逐遺風行无疾每生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

言逐遺風則能逐及也周流八極萬里宣息何其遠哉人

馬相得也謂所行遠故服締紵之涼亦不苦盛暑之鬱煥

兩温也音於六反襲貂狐之煥者不憂至寒之凄愴日悽

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贊人忘子亦聖王之

音乃短反也煥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贊人忘子亦聖王之



所○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師古曰嘔喻和悅貌開寬

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師古曰裕饒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

策○索○人○末○士○者○必○樹○伯○迹○師古曰伯讀曰霸昔○周○公○躬○吐○捉○之○勞

故○有○圍○空○之○隆○師古曰隆讀曰隆也○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也○師古曰齊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之○禮○而○若○不○納○之○况○大○於○九○者○乎○於○是○桓○公

設○庭○燎○之○禮○而○若○不○納○之○况○大○於○九○者○乎○於○是○桓○公

師○古○曰○九○之○禮○而○若○不○納○之○况○大○於○九○者○乎○於○是○桓○公

和○賢○而○逸○於○得○人○師古曰和賢者之未遭也○圖○事○揆○策○則○不○用○其○謀○陳○見○州○誠○則○上○不○然○其○信○師古曰

也○圖○事○揆○策○則○不○用○其○謀○陳○見○州○誠○則○上○不○然○其○信○師古曰

日○惘○至○也○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德○是○故○伊○尹○勤○於

鼎○俎○大○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百里

自○鬻○鬻○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鬻○此○患○也○師古曰鬻賣也及○其○遇○明

技○得○而○悅○之○獻○諸○魏○公○飯○牛○師古曰鬻賣也離○此○患○也○師古曰鬻賣也及○其○遇○明

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

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張晏曰與與也潔與

不○章○顯○也○師古曰離疏釋躄而享高粱此木躄也離○其○難○食○器

繩○為○躄○也○師古曰躄音居略反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

孫○以○資○說○士○師古曰說說也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

賢○卿○之○臣○故○虎○嘯○而○列○風○龍○興○而○致○雨○師古曰列列蟋蟀

蟬○秋○吟○蜉○蝣○出○以○陰○孟康曰蜉蝣渠略也即○古○曰○蟋蟀

之○似○織○也○蜉蝣甲蟲也  
好叢聚而生



也朝生而夕死音由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

字亦作游其音同也五文辭也言王者居王陽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

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也故世平主聖後艾將

美哉此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故世平主聖後艾將

自至師古曰艾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

呂望師古曰契讀與高同剛剛在朝穆穆列布師古曰明

也穆美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章明也雖伯牙操遞鍾音灼曰

送之遞一十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黃曰楚辭

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伯

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逢門

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為號當依晉音耳逢門

子鸞鳥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猶未足以喻其意

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

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師古曰巨亦大其得意若此則

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胡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

貢獻萬祥畢臻師古曰臻字與臻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

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師古曰頃讀曰頃恩從祥風翺德與和

氣游師古曰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師古曰遵遊自然

之熱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

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

帝紀彭祖

皆仙人也响音虛

許于反噓音虛

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蓋

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

張子儁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師古曰放土衆大獵所

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濇靡

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師古曰此論語

言博奕雖非道執無事為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

麗可喜師古曰喜好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師古

讀曰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同說讀曰悅辭賦比

之尚有仁義風諭師古曰風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

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若忽

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師古曰

如誦讀節如及所自造作疾平復延歸師古曰復太子喜

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師古曰有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

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

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聞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

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

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師古曰居海中洲廣袤可千里師古

曰表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

吏禁吏亦酷之遂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

長也

吏禁吏亦酷之遂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



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  
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  
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  
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師古曰更上與音工衛反  
有司議大發軍指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  
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指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  
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  
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商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  
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師古曰危言論語稱孔子曰邦有危言當何者之科  
危行敢昧死竭卷卷師古曰卷長奉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

聖域而不優

臣瓚曰禹之功德載入聖人區域但不能優泰耳

故孔子稱堯曰大

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又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

又曰禹吾無間然矣韶以舜樂名間音工其反

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

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

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

一曰浸也朔北方也暨及也迄至也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

師古曰與讀曰豫

故君臣歌德

師古曰言皆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有德可歌頌

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

師古曰武丁殷之高宗

然地東不過江黃

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

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

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

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遺譯來著衣裳也故曰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



為稱號王充論衡作越嘗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

南征不還師古曰謂昭王齊桓其難初為太子而惠王

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孔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

夷狄之國雖大自以至乎秦與在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

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

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師古曰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

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

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

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

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縮以羽毛列繫轅旁載於車

而陳於後也吉行日五十興師行二十朕乘千里之馬

濁先安之師古曰安也於是選馬與道賁而下詔曰朕

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遠游之樂絕奇

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

用事則詩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宗至

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粟

赤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校延探平城之事

攘服之師古曰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

浪為郡師古曰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



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

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

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郭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

泣巷哭師古曰泣流淚也達設虛祭想竟乎萬里之外

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

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

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

路如淳曰席音借音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

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

情憐之心欲驅士氣擲之大海之中師古曰齊嗟也音快

心幽與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金元元也詩云蒼爾蠻

荆大邦為淮荆古曰荆小推來也之詩也蠻動貌也蠻言

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

久矣何況延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

而浴相背以異飲異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顏頡獨

居一海之中師古曰嚴與專同專身霧露氣濕多毒草蟲

蛇水上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

瑁也師古曰瑇瑁音代瑇瑁音妹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

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堯軍言之慕師古曰慕曾和一年

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延以少府禁



錢續之古曰少府錢主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

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適之當今又不

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

以為指用也願遂棄珠馬專用血關東為憂對奏上以

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

為前日與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

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

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指之議是上廼從之遂下

詔曰珠厓寡殺吏民背畔為逆令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

可守或欲棄之心其指各殊朕日夜惟用廷議者之言嘉威不

行則欲誅之加疑君難守也田謂古曰通于時

變則憂出為夫萬民之謂勉與遠變之不諱危孰如焉且

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

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持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

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不

欲勿疆珠厓由是罷指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

顯用事指之數短顯師古曰談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

長安令楊興新以行能得幸與指之相善指之欲得召見

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張晏曰京兆尹可立

得與曰縣官嘗言與雍薛大夫大夫雍薛大夫大夫雍薛大夫



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最為精妙天下使君

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

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具大治士則不

隔矣捐之前言平思侯可為將軍張晏曰許嘉也期思侯並可為

諸曹師古曰思侯當是費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為

臬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官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

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師古曰謝賜師古曰賜興曰我復見

言君房也捐之復知石顯與曰顯鼎貴師古曰且欲貴矣師古

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與北高顯師古曰且與合

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

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師古曰言自公庭山宜賜爵關內

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與

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事師

有顏閔之林師古曰顏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

以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師古曰道路皆稱能觀其

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

直張晏曰汲黯方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

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

執義不回師古曰臨六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

執義不回師古曰臨六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



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廼下與指之微令皇后父陽平

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與指之懷詐偽以上語相風更相慮

譽師古曰風讀曰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

說說殄行震驚朕師之師古曰殄絕君之子之行

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偽而古曰禮記王制云非而澤不聽而誅

論如法指之竟坐棄市與減死罪一等免甜為城旦成帝

待至部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師古曰魯頌閔宮之詩也

公與齊桓舉義安北常我狄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興征

伐胡越於是為盛分觀淮南指之主父嚴安之義深切著

明究極也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湯陷嚴助

石顯諂指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嚴賈出入

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嚴朱吾立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前漢書卷之四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班固

漢書六十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東方朔字曼倩音師古曰信平原厭次人也師古曰高相吻

受賜定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於武

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

之位師古曰不拘常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

千數師古曰街行賣也鬻亦賣也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

所上之書而罷之師古曰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

長養元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乃得學書言又史

之學足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師古曰擊劍造學誦二

用也師古曰擊劍造學誦二



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鉦鼓古曰

又為進退士衆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

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服古曰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

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古曰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

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貴乎曰勇富乎

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也射之天端廉若飽叔

也捷如慶忌把不馬追之不射及也廉若飽叔

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信若尾生尾生古曰

之信切與女子斷於梁待之不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

矣臣朔牀死并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佯之古師

知以焉令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前奉祿簿未得省

見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久之朔給騶朱儒文新

儒之為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曰朱

於縣官師古曰若汝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

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淳曰

師古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

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頓首上問

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

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

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

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

前漢書卷之四



用寵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

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家也。於覆

云射覆數音所具。置守宮盃下射之，皆不能中。師古曰：守

覆音方目反。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沙，滿七斤，樽治万杵，以點女人

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即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

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為辟宮，辟亦禦扞之義耳。朔自贊曰：

臣嘗受易，請射之。師古曰：躄，跛也。躄，脈脈視貌也。爾雅

列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躄躄脈脈善緣壁。

是非守宮即蜥蜴。師古曰：躄，跛也。脈脈，視貌也。爾雅

耳揚雄方言云：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宮

即蜥蜴也。蜥音先歷反，蜴音余赤反。蠖音榮，蠖音原，蠖音

鳥典反。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師古

音竹仲反。時有桑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

其下並同時。有桑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

音骨滑，稽解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師古曰：

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榜，

行，廼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囊數也。蘇林曰：囊，音

音數，錢之數，囊數鈞，灌四股鈞也。師古曰：囊數，戴器也。以

盆賦物戴於頭者，則以囊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常用者

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漈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

有枝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囊數，明其常在

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

覆守官盃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厭不容穴，銜囊數

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鈞，非所銜也。

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

為寄生，盆下為囊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奏

為寄生，盆下為囊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奏



服虔曰暴音暴暴切而呼音龍前之龍音以灼之灼師

古曰師音是也痛切而呼也與田粉傳呼服音義皆同

一曰師音近之暴音自究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暴

人痛其則稱阿暴音也高反是故朔逐韻而謂之云口無

毛聲警辨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師展曰咄音

師古曰咄叱咄之聲也警音教舍人悲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

當棄市也師古曰禮反辱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

之廼與為隱耳謂隱語也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

狗實也聲警警者鳥哺穀也穀生而自食鳥哺子而活者為

音口尻益高者鶴唳也鳥哺也他音俯也俯低也承

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囚妄為詭

語曰師古曰詭者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豺呼牙何謂也

張晏曰齟音橙黎之禮應劭曰豺音銀師古曰齟音則加

反又壯加反壺音止加反優音一侯反亞音烏加反豺音

五伊反又叫判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師古曰盛受物

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伯者鬼之建也師古曰言

間故以於伯壺者漸汝徑也師古曰物如漫漶也漸伊優

亞者辭未定也行呼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報

對齟詭齟出莫能辨而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

愛幸久之伏日師古曰伏之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

晏不來師古曰晏晚也前獨按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

師古曰蚤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

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



賈也朝再拜曰朝來拜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按劍剖

肉壹何壯也剖之不為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曰細君朝妻之名一說細小也

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

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宮南獵長楊東游宜春

常用飲耐已師古曰耐酒新熟以祭宗八九月中與侍中

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

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迺出常稱平

陽侯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尚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

手格熊羆馳騫禾稼稻稔之地師古曰稻有芒之穀穗無

民皆號呼罵詈師古曰呼相聚會自言郡社令往欲謁

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太后使使呵止獵者數騎見劾

迺示以乘輿物義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

朝長信宮師古曰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上大驪樂之是

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承

相御史知拊師古曰拊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微循長楊以東

戒備師古曰微也微音工鈞反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師

日供後迺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從宣曲以南十

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昆明也西投宿諸宮師古曰書休更

衣夜則別宿於



諸長楊五祚倍陽宣曲尤幸

師古曰倍陽即黃陽也其於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

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遣使大中大夫吾丘

壽玉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

籍也阿城秦阿房宮也其城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

訟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也賈讀曰價欲除以為上林

之南山師古曰屬連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董

欲以償鄠社之民師古曰時未為京兆馮翊扶風故也

吾丘壽玉奏事上大說稱善師古曰說時神在傍進

諫曰臣聞謙遜靜慈天表之應應之以福師古曰慈謹驕

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

曰即堂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

盡即以為地師古曰中尉及左台內也

馮翊扶風也舉并疑此言皆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

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

其地從汧隴以東南維以函服慶曰商與上維二縣也

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北

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

富是以謂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

銀銅鐵豫章禮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

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師古曰仰又音牛向又音

又有秬稻黎粟



桑麻竹箭之說。土宜薑芋。水多鰻魚。師古曰：羊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雖即蛙字也。似蝦，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

而小長，即益人亦取食之。寒之甚，故鄴錫之閒，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師古曰：賈，今

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之國家

之胛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師古曰：耗，

到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

苑，大虎狼之處。師古曰：靈，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

懷土而思者，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

圍之。師古曰：騎，馳乘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

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興。蘇林曰：隄，限也。與聚

也，無限若言不營。

反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

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師古曰：應，助曰：糾於靈王起

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起

章華之臺，靈王起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萬，臣忘生，觸死。師古

師古曰：觸，死也。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秦階

六符。師古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

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

階為男，下階為女。主中階上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

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



殉國則上階為之奄奄踈闊也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

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為陳之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

因秦秦階之事上廼拜朔為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

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

君師古曰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

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

殺主傳獄繫內官服虔曰主傳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傳

說傳翁主也師古曰傳姆是也服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

論師古曰論左右入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

第共有一子死以屬我師古曰若乃有子言其於是為

之空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第故而誣先

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

能自止左右盡悲師古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

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

之貌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

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

上萬歲壽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師古曰曰傳曰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

乎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今先生上壽時

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今先生上壽時

乎師古曰言所上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大甚則陽溢哀

表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邪氣



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  
 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  
 上師古曰小便也効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  
 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如淳曰  
 太后之文也故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  
 曰竇太主也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  
 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也音狡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  
 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師古曰計頗讀傳記至年十  
 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  
 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

師古曰中府堂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

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安陵爰叔者爰發兒子也

與偃等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快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

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以自安處者乎偃懼曰憂之

久矣不知所以師古曰言不知用何計也爰叔曰觀城廟遠無宿宮

又有秋竹籍田師古曰籍田如淳曰其間雖有地亦有秋竹籍田無可

言有秋竹籍田師古曰言有秋竹籍田無可足下何不白主

獻長門園師古曰長門園在長安此上所

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

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是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



言入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詔讀曰詔更名寶太主園  
 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假以黃金百斤為愛叔壽秘因是為  
 誓為書和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  
 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  
 之儀詎敢請列為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列得賞賜  
 賦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師古曰一日卒有不勝酒婦之  
 職詎信又辭請曰師古曰卒馮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  
 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  
 山林應曰師古曰公主園有山師古曰下收師古曰故託山林應是  
 也不當請帝得獻簡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  
 其家墓也

上曰主何憂幸得命恐後夜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項

主疾愈起詔上以錢十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

執辛敬師古曰者之服道入師古曰坐和定上曰願請主

人辭主遇師古曰去警師古曰耳師古曰珠師古曰徒師古曰頭師古曰謝曰妾

無狀師古曰狀師古曰兒師古曰無狀師古曰猶言無顏面以負陛下身當

伏誅師古曰不致之師古曰法師古曰頭師古曰首師古曰死師古曰罪師古曰有師古曰詔師古曰謝師古曰主師古曰醫師古曰優師古曰起師古曰之師古曰東師古曰箱

自引董君師古曰往師古曰也師古曰董君師古曰綠師古曰幘師古曰傳師古曰韓師古曰應師古曰劾師古曰形師古曰如師古曰射師古曰也師古曰幸師古曰昭

右手師古曰於師古曰事師古曰便師古曰也師古曰韓師古曰也師古曰傳師古曰讀師古曰日師古曰附師古曰音師古曰工師古曰疾師古曰反師古曰傳師古曰著師古曰隨師古曰主師古曰前師古曰伏

殿下主師古曰延師古曰贊師古曰也師古曰進師古曰傳師古曰讚師古曰館師古曰陶師古曰公師古曰主師古曰胞師古曰人師古曰臣師古曰偃師古曰昧師古曰死師古曰再師古曰拜

謁師古曰與師古曰鹿師古曰同師古曰胞師古曰因師古曰叩師古曰頭師古曰謝師古曰上師古曰為師古曰之師古曰起師古曰有師古曰詔師古曰賜師古曰衣師古曰冠師古曰上師古曰師師古曰上師古曰坐

師古曰



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寡石在稱  
為知人翁飲大驩樂主趙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  
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競趨客  
輻湊師古曰蘇音千六反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  
樂觀雜鞠之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上大歡樂之於是  
上為嘗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勃陸乾殿  
下師古曰持節乾而前也音類亦反董偃有斬罪三安得  
入乎上曰何謂也朝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  
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  
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士事馳騫於唐虞折節於三代

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不若後為務師古曰盡狗馬

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僻之路師古曰徑內

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域師古曰域也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者

耳於此不當其義師古曰不當其義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

小應劫師古曰劫也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伯姬何乎陛下上

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飭後而自改朔日不可夫宜

聖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

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

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尚可疑耶對曰人

易牙豎貂公曰易牙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耶對曰人

宮情非不受其子其子之恩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



之忍又將何育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  
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反之  
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公門築高牆不通人  
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  
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  
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對曰易牙豎  
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  
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揚門之  
靡三月慶父死而魯國全也莊公薨慶父殺莊公之子  
不葬慶父死而魯國全也莊公薨慶父殺莊公之子  
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以賂求之管蔡誅而  
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而死僖公乃定其位管蔡誅而  
周室安上曰善有詔山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  
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僖從此門入賜朔黃金  
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山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實太  
主卒由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

僖公時天下侈靡趨末謂古曰趨讀曰趣百姓多離農畝

上從容問辨吾愛化民豈有道乎謂古曰從容反朔對曰堯舜

禹湯文武成康上言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

陳願近述孝文白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

富有四海身衣八練練師古曰七黑色也足履革為師古曰

也不用柔韌以韋帶劍師古曰但空莞蒲為席師古曰莞

謂之蔥蒲以莞及蒲為席又音官兵木無刃無刃言不大治兵器

也衣緼無文師古曰緼亂絮也集上書囊以為

殿帷師古曰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師古曰麗美於

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



章左鳳閣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號稱千門萬戶

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績師古曰績五絲也官人簪璫

瑁垂珠璣音代瑁音味璣音居依反又音鉅律反設戲車

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師古曰叢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

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地也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

獨不奢侈夫農事之難者也謂失農業也陛下誠能用臣

朔之計推甲乙之應劭曰帳多故以燔之於四通之衢甲乙第之耳孟康

却走馬示不復用善走之馬也則堯舜之隆宜可與

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師古曰

此文已解願陛下留意察之師古曰談謝戲也

於上也談笑也談言快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

公卿在位辨音教弄無所為屈師古曰教讀曰上以朔曰

言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之而問以言辭也嘗問朔曰先

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

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師古

亦高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立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

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師古曰周公旦也孔丘為御史大夫應

曰御史大夫職太公為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畢

典制度文章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子弁嚴子為衛辰

公高拾遺於後也師古曰周太師故云拾遺也



師古曰以皇陶為大理師古曰以其作后稷為司農師古

其有勇播伊尹為少府應劭曰伊尹善身割太子贛使外國師古

其有顏閔為博士古曰顏回閔子子夏為太常師古曰

學故為太常也而應劭以為子夏兩字摠合為益為右扶風

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季路為執金吾師古曰亦

也諸苑多在右扶風故令作之季路為執金吾師古曰亦

邦為鴻臚應劭曰高侯王也師古曰關龍逢無所阿私伯夷為

從省耳龍逢為宗正師古曰關龍逢無所阿私伯夷為

京兆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管仲為馮翊

內政終令匡霸故令為馮翊也會般為守作其師古曰般

與班仲山甫為光祿師古曰元祿主三大夫諫正之申伯

為太僕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延陵季子為

水使為之師古曰李即吳公子札百里奚為典屬國

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柳下惠為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

戒曉其風俗故令為之柳下惠為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

柳下惠為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

魚邦有道如天遽伯玉為太傅過伯玉欲寡其過故令為

邦無道如矢遽伯玉為太傅過伯玉欲寡其過故令為

之師古曰遽伯玉衛孔父為詹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

大夫也名遽音渠孔父為詹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

乎其君故為詹事師古曰甫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

師古曰善王慶忌為期門應劭曰以其勁捷可為期門即

治邦也善王慶忌為期門應劭曰以其勁捷可為期門即

也夏育為飛官或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羿為旄頭應劭

善射故令為旄頭今以羽林為之髮正上向宋萬為武道

而長衣繡衣在乘輿中前師古曰羿音詣宋萬為武道



侯師古曰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也武上廼大笑是時朝

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孫

見音五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

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

聞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師古曰

言何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師古曰頰肉吐脣吻

擢項頤師古曰頤頤領結股脚連脰師古曰脰遺蛇其迹

行步偶旅師古曰遺蛇猶逶迤也臣朔雖不肖尚兼

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師古曰澹古瞻武帝

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

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

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

大夫後常為郎與夜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談調而已師古

與燕同音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

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

談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

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

而都卿相之位如淳曰澤及後世今予大夫修先王之術

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

腐齒落服膺而不師古曰服膺俯服其女子學樂道之效

腐齒落服膺而不師古曰服膺俯服其女子學樂道之效



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

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

者尚有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

何也蘇林曰胞音胞胎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

是固非予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

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

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得士

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廉

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

侯寶服師古曰懾音之連四海之內以為帶師古曰言如安

於覆盂師古曰言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

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緩之則安動之則

苦專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

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

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

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師古曰言不得所

誅戮喪其家室也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

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

乎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苟能修



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廼設用於文武得

信厥說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

夜孳孳敦行而不敢怠也師古曰孳與同敦勉也辟若鷺鷥飛且鳴

矣師古曰鷺鷥雜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傳曰天不為

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師古曰輟止也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

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師古曰匈匈天有常度

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師古曰

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故曰水至

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師古曰徒也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黃

纁充耳所以塞聰如淳曰難音工苟反謂以玉為瑱用能

不闕舉大德師古曰論語放小過無永備於一人之義也師古曰論語

孔子曰放小過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

相除不可師古曰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撝而

求備也師古曰度之使自索之師古曰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曰

徒廓然獨居師古曰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

合子胥師古曰許由堯讓以天下而耻聞之楚狂接輿陽

易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師古曰少德固其宜也師古曰偶合

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

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

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



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

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闕天以蠶測

海日筦度曰筦首管張晏曰蠶籟也師古曰筦籟也師古曰筦籟也師古曰筦籟也以筦撞鐘文頰

索音徒也師古曰筦籟也師古曰筦籟也師古曰筦籟也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師古曰

也系是觀之譬猶龍鮑之襲狗服度曰音助如淳曰孤

豚之咋虎師古曰孤豚孤特之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師古曰

也耳語辭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

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感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

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吾美

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

先人之功譽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

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師古曰率然猶然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

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

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下茲矣師古曰流末流也今先

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主取之也蓋懷能

而不見是不思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師古曰見顯也意者寡人

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師古曰唯應也音弋吳王曰可

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師古曰竦也先生曰於戲師古曰

讀曰烏讀曰呼可乎哉可乎哉師古曰不可談何容易寬容則事不

讀曰呼可乎哉可乎哉







歷古曰奔逆也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閒  
積立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

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  
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

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守之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  
師古曰解並

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濟  
燕之閒寬和之色師古曰開讀發憤也誠師古曰圖書安

危擗度得失師古曰圖上以安主體師古曰以便萬民則五帝  
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師古曰故伊尹蒙恥辱負鼎和

五味以干湯師古曰蒙大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

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  
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師古曰以仁為

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  
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

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  
名顯後世氏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

如此龍逢比干獨女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  
王穆然張晏曰穆然靜思貌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

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師古曰於



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

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師古曰遠

離也音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師古曰遠

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

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

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

空虛師古曰畜積曰蓄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

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師古曰齊各奉其職而來朝賀

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

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禎濟濟多士文士

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之謂也

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貴和氏璧及皇太

子生謀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晉灼

言七言詩各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

曰劉向別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

替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

朔曰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師古曰

吏反為音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古曰

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辭義然朔名

師古曰言辭義然朔名



過實者以其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謂以優不窮似智正

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

曰容身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為拙柱下為工應劭

終身無患是為工也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

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

逢謂害也師古曰其滑稽之雄乎師古曰雄謂朝之談諧

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哥

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

長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者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

可對矣他皆類此著音直略反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酒埽之職顏師古注云卒請

曰粹酒音信又音山鼓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並如此臣

必按許慎說文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為灑埽字其灑

字解云汛也汛音信今校定此注合云洒音先禮反古文

為灑埽字灑汛也所蟹反汛音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山鼓反五字



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第二十六

漢書六十六

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即古注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祖父昆邪即古曰昆景

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

篇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

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

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官寵元光中為輕車將軍軍馬

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

功封南宮侯臣瓚曰茂陵中書賀封南宮侯表亦作後再

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釁復以浮沮將軍出五



原二千餘里無以師古曰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  
為釋失時朝廷多事責大臣謂察視也自公孫弘後丞  
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師古曰石慶雖以謹  
得然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  
臣本邊鄙以牽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  
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廼起去賀不  
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  
重責從是殆矣師古曰始危也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  
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  
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

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非上許之後果得安  
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笑曰丞相禍及宗  
矣南山之竹不足文我躬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楨師古曰  
也其中多木楨謂柱也言我右欲告丞相事安世遂從  
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師古曰武帝女及使人巫祭  
祠詛上且上甘泉嘗馳道師古曰甘泉宮在北山  
為人而也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  
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坐盡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  
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矣師古曰武帝五  
子謚厲而置閔  
區故云區園也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師古曰屈音勿反不知

其始所以進征和三年春制詔御史大夫相賀得舊故乘

高熱而為邪師古曰帝為自帝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師古曰成邊在糧之不貨賂上流師

不顧元元無益邊穀師古曰成邊在糧之不貨賂上流師

日丞相貪冒受賂于下故受師古曰成邊在糧之不貨賂上流師

也廡以邊為接師古曰成邊在糧之不貨賂上流師

胡為使內郡自出作車師古曰成邊在糧之不貨賂上流師

給軍用而作車也師古曰成邊在糧之不貨賂上流師

以困農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衰減師古曰成邊在糧之不貨賂上流師

傷產疲困故反使博孕者為之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

為詔書以茲傳朱安世師古曰傳逮補也獄已正於理其以涿郡

太守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

之選師古曰待得賢人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

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服虔曰澎音彭其秋戾太子

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綬

而逃難故失印綬也師古曰綬獨引身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

乘疾置以聞師古曰置謂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

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丞

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

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師古曰櫓插也遠與敵戰



說樓望敵師古曰用短兵堅閉城母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則士衆多死傷

河母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尤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

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

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宗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

橋制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師古曰

官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

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官

皆以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

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

士以予大鴻臚商立成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船

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時赤節故更

為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

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歐四市人

驅師古曰溝街衢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關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

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師古曰溝街衢丞相附兵浸多師

太子軍敗南奔覆盎城門得出師古曰長安城南出

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

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

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師古曰上聞而太怒下吏責問御

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

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擢並音直孝反

為蕃旄加上以相別

安受節已閉軍門

驅凡數萬衆

者數萬人

太子軍敗

會夜司直

御史大夫

奈何擅斬

史大夫曰



勝之惶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司  
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如侯長  
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鴻臚商  
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  
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德侯成為  
孟康曰稅音妬在濟陰成武今有亭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  
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師古曰非其本心然  
被太子劫略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  
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子傳師古曰胡縣名其明年貳師將軍  
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師古曰祖  
祭因設與廣利辭決廣利白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  
宴飲焉

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為丞相攝君侯師古曰揚惲傳立常謂卿為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攝耳非必在於丞相也  
為丞相攝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攝耳非必在於丞相也  
邑王者貳師將軍文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厭菴子妻  
故其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  
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  
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  
詔載厭菴廚車以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也徇行示也要斬東市妻子象  
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  
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師古曰劉敬所言徙關東大族者



千秋為高寢師古曰高廟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父

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師古曰所告非曰子弄父兵罪

當答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

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迺大感寤召見千

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師古曰

悅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

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云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

其立見而即拜數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

無他師古曰伐績功特以一言

宿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

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師古曰言此人使者曰

以上書言事故單于以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

男子師古曰貫寬縱也謂然千秋為人敦

下之師古曰貫寬縱也謂然千秋為人敦

厚有智師古曰貫寬縱也謂然千秋為人敦

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

神安親庶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迺與御史中二

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

和神為天下自虞樂師古曰虞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

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師古曰謂者

太子戰死者



也朕曰一食者累月延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

不<sub>知</sub>也<sub>師古曰言師往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sub>

石永捕<sub>師古曰言師往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sub>

也<sub>問</sub>囊者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sub>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sub>

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操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

脫不止<sub>師古曰言師往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sub>

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sub>師古曰謝也館官</sub>

書曰母偏母黨王道蕩蕩<sub>師古曰周書也</sub>母有復言<sub>師古曰不</sub>

其後歲餘武帝疾立皇子鈞弋夫人男為太子<sub>師古曰鈞弋宮</sub>

各也昭帝母趙婕妤好居拜大將軍霍光車騎將軍金日磾

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竝受遺詔輔導少主<sub>師古曰</sub>

讀曰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sub>師古曰年幼政事壹</sub>

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謙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

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

宜有以教督使光母負天下<sub>師古曰千秋曰唯將軍留意</sub>

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

數衰嘗丞相詔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冠實始元六

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

起焉<sub>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今白姓皆</sub>千秋為相十二年

得奏鹽鐵因搜論政治得失也



燕謚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  
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以  
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肉獲自殺國除桑弘羊為御史  
大夫八年自以為為國家興推筦之利師古曰推謂其利  
也義與幹同皆謂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  
霍光與上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師古曰訢與欣同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令

孟康曰故千乘縣也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羣起

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

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師古曰質

伏於銀上也仰言曰使君顯殺生之柄威震郡國師古曰

故謂之使君使音同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

寬以明恩貸師古曰貸猶貸也言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

貫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

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

辨師古曰供音居用武帝嘉之馬車拜訢為真視事十餘

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明年

薨謚曰敬侯子譚嗣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師古

曰益封三百戶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篡位宜春

氏以外戚寵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

氏以外戚寵張晏曰莽諱取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



冊之耳莽本以與譚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自訢傳國至  
為婚娶既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施也  
玄孫莽敗延絕

揚敬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之  
和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反謀  
以告敬敬素謹畏事不敢言延移病卧書言病一曰以病  
居也移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敬以九  
卿不輒言故不得侯師古曰問之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訢  
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  
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  
農田延年報敬敬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實也尚敬夫人遷徙東箱師古

也謂敬曰此國大劫令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

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知先事誅矣師古曰

豫延年從更衣還敬夫人與延年參語詐諾師古曰三人

語請奉大將制教令遂其廢昌邑去立宣帝宣帝即位月

餘敬薨謚曰敬侯子忠嗣以敬居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

千五百戶忠弟惲字子幼音師古曰惲反以忠任為郎補常侍

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推

為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



狀霍氏伏誅惲等皆封惲為平通侯遷中郎將即官故事

令即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

取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曰五日言出財用者非洗沐也

有在外也貧者實之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即日出游

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即官之職各有主部故貨賂流行

傳相放效音善古曰放惲為中郎將嵩山郎移長慶大司馬

以給助用應劭曰長父也一歲之謂度也蘇林曰簿書給

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

法令從事謂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

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

禁山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史光祿勳親近用

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

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後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

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

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師古曰自矜其節也又性刻害好發

入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

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以是敗師古曰長樂者宣

帝世民間時與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肆

宗廟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肆還謂掾史曰我親面見

受詔副帝肆稅侯御師古曰我副帝肆而稅侯反人有



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憚教人告之亦

上書告憚罪高昌侯車輅入北掖門師古曰街憚語富平

張延壽曰聞前嘗輅車抵殿門師古曰抵街門關折馬

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

罪下獄憚上書訟延壽即中立常謂憚曰聞君侯公韓馮

琳當得活乎憚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脛

我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

靈數者也李奇曰真人正人也如薄日所以不容穴坐銜

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師古曰謂譯者所憚

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殍惡單于不來明甚師古曰

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師古曰

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憚曰得不肖君大臣為書誓許不

用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所也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

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師古曰言國祚長遠

古與今如一丘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胡各反憚妄引亡

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樓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

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

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



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  
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師古曰春秋有不言事說者因論  
久陰附著之也張謂行必不至河東矣張晏曰后土祠在  
漢史為春秋失之矣

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  
驗明白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奏憚不服罪而

召戶將尊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欲令戒飭富平  
侯延壽師古曰富平侯張延壽也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入

也師古曰言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生語侯言時  
不聞憚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師古曰今延壽證云憚等曰

不可憚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師古曰憚言富  
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母泄憚語令太僕聞之亂餘事師古曰

使太僕聞憚此語師古曰亂餘事者軍幸得列九卿請吏  
恐長樂心忿更加增其除罪狀也師古曰與不竭忠愛事臣

宿衛近臣上所信師古曰與不竭忠愛事臣  
子義而安怨望稱引為誅惡言師古曰大逆不道請逮

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憚長樂為庶人憚既失爵位  
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

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憚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高  
門望重為可憐之意師古曰不當治產業通富室有稱譽

憚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賄昧語言見廢師古曰賄內懷  
不服報會宗書曰憚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底致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



卒與禍會師古曰卒亦終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

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師古曰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

過指而自逆足下之意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

義師古曰論語云類回李路皆放略陳其愚唯君子察

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

領從官與聞政事師古曰豫與言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

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

竊位素餐之責久矣師古曰素空也不懷祿貪執不能自

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師古曰橫身幽北關妻子滿獄當

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豈意得全首領復

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

以忘師古曰說竊自思念過已大

矣師古曰說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

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師古曰充縣不意當復用此為議

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師古曰

至親君師古曰送其終也有時而既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既

已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師古曰羊魚燕斗

酒自勞師古曰包毛炙肉也師古曰今所謂燒也師古曰家本秦也

能為秦聲師古曰起女也雅善鼓瑟如婢歌者師古曰貴人酒後耳熱



仰天拊缶師古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而呼鳥鳥師古

斯上書云擊壤也師古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而呼鳥鳥師古

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取須富貴何

時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

朝臣皆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其曲而不直言是日也排

木而喜奮師古曰箕豆落也音其須待也

其不可也謂師古曰自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

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

不寒而栗師古曰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師古曰言

相毀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

化民者卿大夫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之者庶人之事

也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故道不同不相為謀師古曰論

西河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師古曰段

方魏賢漂然皆有節操夫去就之分師古曰漂然高遠意

反繫音工代反項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以定山谷之間

昆戎舊壤文穎曰昆子弟會鄙豈背俗之移人哉於今廼

賭子之志矣師古曰言豈隨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

也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諛師古曰旃之志與我殊同

多與我又惟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憚曰西河太守

言也



建平社侯師古曰前以罪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

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惲素與

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

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驕馬猥佐成上書告惲

日驕馬也以給驛使乘之佐者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

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

當惲大逆無道師古曰當謂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

諫正惲與龐參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為郎諸在位與惲

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見

官

蔡義河內温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

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師古曰言為義買禮車令

乘之數歲遷補獲益城門候師古曰候時而開也主又之詔冰能

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

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

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師古曰燕安息也得

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師古曰下擢為光祿

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

敞為丞相封陽平侯又以定策安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

百斤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



僂師古曰僂即俯字也僂常兩吏扶夾僂能行時大將  
軍光東政議者或言先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即顯制者

曰類與事同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  
當為宰相何謂云云師古曰云云衆語謂此語不可使天

下聞也義為相四歲薨諡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

太守師古曰被察廉及以高弟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

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老事

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師古曰上

道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廼歸及吉病瘳

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言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

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

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

為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

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

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師古曰大要

也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

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

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

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咸



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候事之日雲從成刺候何

書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故

曰掠奪擊也音力向反減死髡為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

鳳以成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成補長史遷異州刺

史奉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

坐為京兆尹王章所為章誅成免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

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輸府師古曰

府以律程作司空師古曰司空為地曰亦忤存不中程或

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法師古曰鉗在懸鈇在足皆以

加罪嘗督作劇不勝師古曰作劇苦又被督自絞死

者歲數百千人久昔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

其廉不如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師古曰調

奢侈玉食師古曰王食然操特掾史也音于向反郡中長

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勃書曰師古曰公然後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

豪彊執服師古曰執讀日熱音之涉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咸三

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

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軍

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子書曰即蒙子公办得

入帝城死不限師古曰字後竟徵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



屬官咸皆鈎校發其姦師古曰鈎音工侯反沒入辜權財物師古

權專也官屬及諸中官黃門鈎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

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

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如淳曰

而盜宜十金并市師古曰受所監法解在景紀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

無恥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

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

歸咸故郡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穉古稚字兄昌字次卿亦好學

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湯太

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

平遠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韋玄成為

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

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權均輸師古曰酒權均輸解在武紀及食貨志務本抑

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

廼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師古曰竟讀曰境國家大業不可發也當

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相寬次公師古曰

寬之治公羊春秋舉為即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

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萬言師古曰即今之推衍鹽鐵



論十卷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其辭曰師古曰謂

是也師古曰謂善惡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

與已志同也師古曰論語載故寬引之聞汝南朱生言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

陵唐生文學魯國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

藝之風陳治平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

斷師古曰斷斷辯者斷斷焉行行焉師古曰斷斷辯

斤師古曰斷音牛反行音胡浪反師古曰斷音牛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

王道橋當世反諸正師古曰正曲曰橋諸之也林彬然弘

博君子也師古曰彬彬文章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

憑譏公卿師古曰憑音介然直而不撓師古曰撓曲可謂

本長疆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

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師古曰解釋也言博物通達之士

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曰放縱也謂

放也音方往友論語無孔師古曰放縱也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險其

性以及厥宗師古曰性生也謂與車丞相履伊呂之外當

如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師古曰括結也易坤卦六四

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

行阿意苟合以說其心師古曰說斗筭之徒何足選也師

斗筭之徒何足選也師

斗筭之徒何足選也師

斗筭之徒何足選也師



足數也。音所交反。選音先。既反。噫歎聲也。音於其反。

### 公孫田劉二楊蔡陳鄭傳第三十六

### 楊湖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漢書六十七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甚

生亡所不致師古曰致至也及病且終先令其子師古曰先令為遺令曰吾

欲贏葬以反師古曰贏者不為衣食棺槨者也反必歸也真者自然之道也贏音郎累反

亡易吾意師古曰易改也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

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師古曰重難也

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師古曰祁侯名

詔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

師古曰詣至也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



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

羸見先人竊為玉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

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師古曰區願王徐祭

為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

今則越之禮而厚葬也師古曰言踰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正曲曰

矯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

之地下師古曰靡散也或廼今日入而明日發師古曰言此

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

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

亡聲廼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師古曰鬲與

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

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師古曰文子稱

於土是以云然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

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師古曰塊對反裹以幣帛

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

後棺槨朽腐廼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師

也繇讀與由同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為匱葛藟為絨服

也窆音款窆空也空木為匱師古曰匱即積字也積小棺

反絨音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殞師古曰殞絕也故聖王生易尚

死易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

易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

易葬也師古曰尚崇也言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



謂師古曰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今費財厚葬留歸鬻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師古曰於讀曰呼祁侯曰善

逐羸葬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師古曰南

正正又置丞而建求得真官兼中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為

走卒甚得其心師古曰尉者自上安時監軍御史為姦穿

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

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宮外士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

師古曰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

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師古曰

之諸部校也室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

無四壁曰皇建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

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建亦已有成奏在

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

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師古曰公謂私買賣以與士

帝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充失理不

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

孟康曰兵書之法也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字聖已

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師古曰窬小竇也音

此臣謹案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師古曰言

胡建



將軍將軍有罪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

丞於用法疑孟康曰丞屬軍正執事不諉上也師古曰諉累

當見法即行不可以事累於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

也諉音文瑞反累音力瑞反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師古曰司

之名也解在主義假傳詔言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

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師古曰慮

先意謂先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師古曰欲致民建又

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為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

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

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臧公主廬吏不敢捕

渭城令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

奴客往將射追吏師古曰將古奔字也吏散走主使僕射

劾渭城令游微傷主家奴建報無它坐服虔曰言殺蓋

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使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

宅知吏賊傷奴報故不窮審蘇林曰辟也報論也

不窮審不窮盡其事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言為大將軍

游微避罪而妄報文書故不窮治也辟讀曰避大將軍

尤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

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師古曰

音子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六延變節從博

夜反音子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六延變節從博



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

好侷儻大節師古曰侷音吐歷反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琅邪貢禹

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師古曰守華陰縣言丞者其人姓名嘉

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師古曰右言在上也

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

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廼下其事問公卿太子

少傅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

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

民不靜矣師古曰上爵大官也圖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

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

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

况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

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繫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

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師古曰猥欲令為御

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奸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

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

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今充宗與諸

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師古曰乘因也言諸儒莫能與抗

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入攝齋登堂師古曰齋衣下

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柱五鹿君師古曰

抗首而請音動左右師古曰抗舉也既論難連柱五鹿君師古曰



距也音反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充宗折其角繇是為

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

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

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音玄

咸音玄保位亡能往來李奇曰不能有所前卻也師古曰

尚克修和有夏有若魏叔問天散宜生秦願而咸毀石

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師古曰風羣臣朝見上問

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咸言雲暴虐亡狀師古曰時陳

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

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雲亡入

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其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至幸

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師古

為御史中丞而奏請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

不得師古曰上於是下咸獄減死為城旦咸雲遂廢

錮終元帝世至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

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

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

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

之亡所不至者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苟患

臣願賜尚方斬馬劍師古曰尚方



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

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古曰訕謗也音剛罪死不

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軒師古曰檻也雲呼曰師古曰

故反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關龍逢

紂之諸父皆以師古曰言殺御史遂將

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

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

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

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師古曰輯與

較也旌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鄆田時出乘牛車從諸

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

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師古曰從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

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師古曰小生謂

為欲以我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

望及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為博士望至泰山太守

雲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

於身立周於禘師古曰禘周於身小棺斂也為文五墳

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

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師古曰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

為郡文學補南昌尉師古曰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



上言變事師古曰附縣道之使而求假軹傳師古曰小車

還傳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一條錄而對者一輒報罷是

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

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浸威師古曰浸漸也災異數見羣下

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

範叔孫通通秦歸漢制作儀品師古曰夫叔孫先非不忠

也師古曰先謂在秦時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師古曰

之諸父故言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

圜師古曰不及恐失之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師

曰直取其功不論其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

舊行臣所從來也

行陳而建上將師古曰立以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

四向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

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

楚若拾遺師古曰鴻毛喻易也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師

曰無師古曰考文皇帝起於代谷師古曰從代非有同召之師

伊呂之徒也師古曰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

天下幾平師古曰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

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師古曰壞井

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

功也師古曰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師古曰說出爵不待廉茂

師古曰



慶賜不須顯功師古曰謂諫爭合意即得官爵不由是以

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當者不可勝數漢

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亦平可致張晏

有三年之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

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諫議曲者以衆賢聚於朝師古曰

也故其大臣勳陵不敢和從也服虔曰臣說陵君也師古

也屬方今布衣適親國家之際見問而起者蜀郡是也孟康

帝鴻嘉中廣漢男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

求黨與索隨和李奇曰求索與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

大臣亡所與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

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

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

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師古曰九九并書

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

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師古曰秦武王

文王之子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師古曰即秦穆公伯今

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

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

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師古曰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



家美矣爛然可睹矣師古曰爛然也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

數能言之類至矣多也然其儒者持世陳政言成文章實

之先聖而不繇之當世合時務師古曰若此者亦亡幾

人師古曰無幾言不故爵祿求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

以厲世摩鈍也師古曰底細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至秦則不然張誹

諉之罔以為漢歐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師古曰大阿劍

言秦無道今傳涉項羽乘間而發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

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

世宗也師古曰辟今不循伯者之道師古曰伯讀曰迺欲

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

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師

曰盜嫂受師古曰晉文召天玉齊桓用其謀師古曰召天王謂待

以營仲為相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師古曰

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

都師古曰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

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遺書則仁鳥增逝師古曰戴

或音也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師古曰間者愚民上疏多

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師古曰以其所言自陽

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師古曰防人之羣臣皆



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  
 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  
 一矣故京兆尹王童資曾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  
 之必屬具臣而矯曲朝師古曰具臣具位之及至陛下戮  
 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  
 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  
 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  
 路師古曰數御十月之歌五康曰編譏劫王氏十月之詩  
 十月之留意亡逸之戒師古曰周書篇名也除不急之法  
 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

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

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

四方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

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

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外戚之權日

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

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

師古曰言其極多陰盛

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

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

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金漢興以來社稷三危

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

師古曰務

為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

魁柄師古曰以斗為魁使之驕逆至於夷滅

師古曰夷平此



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

世則危。書曰：母若火，始庸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

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貴，執陵於君，權隆於立，然後防之。

亦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

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

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伏，質斬刑也。守職不

言沒齒，身全死之。小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

千駟，臣不貪也。師古曰：景公齊景公也。論語云：齊景公有

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塗，當戶牖

之法也。師古曰：戶牖之間謂之扆也。法坐正坐也。又盡平生

之愚慮，益於時有遺於世。師古曰：遺，留也。此臣寢所以不安食

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師古曰：省，察也。臣聞存人所以自

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

周，夷六國。師古曰：二，周東周西周也。若隱士不顯，佚民不舉

與逸同也。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張晏

為燕丹，孫謂子嬰，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

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師古曰：謂封黃

堯之後於杞，帝舜之後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

於陳，齊宋是為五帝。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



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

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

之也師古曰事在僖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

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

終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尊

適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為諸侯則奪其舊為宗子之

為殷後師古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後哉

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師古曰

傳云周公疾曰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

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以

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子知人弗今仲

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言孔氏子孫

不免編戶師古曰列也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

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師古曰素功

穀梁傳曰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

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和柳也後聖必以為不滅之

名可不勉哉福祇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黎帝始

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

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

郡國往往得其人家推求子孫絕不能師古曰不自知

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二統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禮書



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  
 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  
 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  
 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  
 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  
 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  
 其語不經師古曰不經也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  
 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  
 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語在成  
 紀是時福居家常以禮言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顯政師

曰類讀福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亦

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師古曰其後謂

云敬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

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

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

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舅絕衛氏師古曰恐帝長大

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異以

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

死者百餘人章坐受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

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

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



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為敬時為大司徒掾

自劾吳章第子叔袍章尸歸棺斂葬之師古曰棺音工與反飲音力瞻反

京師稱為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樂布表奏以為

掾薦為中郎諫大夫莽篡位王舜為太師復薦敬可輔職

師古口為以病免唐林言敬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更始

時安車徵敬為御史大夫復病免去卒于家

贊曰昔仲尼稱不得中行則思狂狷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中行中庸也狷介也言不必得中庸之人與之論迫則思狂狷猶愈於頑嚚

無識者也狷音工掾反觀楊玉孫之志賢於秦始皇遠矣世稱朱雲

多過其實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亡是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之言也疾時人妄胡建臨敵敢斷武昭於外師古曰斬伐

有述作非有實也昭明也斬伐

姦隙軍旅不隊梅福之辭合於大雅雖無老成尚有典刑

殷監不遠夏后詩曰雖無老成人

可為戒也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言殷視夏樂之亡

可為戒也又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言殷視夏樂之亡

國之法而行之又視秦滅二周夷六遂從所好全性市師古

敬之義著於吳章為仁由心再入太府師古曰論語稱孔

由人乎哉故此贊引之并交府謂初免清則濯纓何遠之有師古

辭漁父之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

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